

情人看剑

消失的贺岁片

今年春节档有点乱,8部电影,4部官宣退出,包括《我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生》《黄貔:天降财神》《八戒之天蓬下界》。集体撤兵,史上第一次,包括“屏摄元年”、“撤档元年”这些戏称,都是形容前所未见之怪相,也说明很多变化已经悄然发生,尤其在重大档期,电影市场时有剧烈动荡,几家欢喜几家愁,无人能提前预估。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言,就今年来看,一个消失已久的词似乎渐渐又重回观众视野:贺岁片。乱象丛生,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以此重申贺岁片这一类型的特殊价值。

说“贺岁片”一词消失已久,并非虚言。很久以来,业内与大众已经不怎么再提这个词,而以贺岁档影片取而代之。贺岁档的时间跨度更是扩

展至每年11月底至次年3月初,元旦档、春节档、元宵档都被算在其中,期间上映的影片类型丰富多样,传统意义上的“贺岁片”已经无法囊括,或者说名存实亡。

爬梳一下贺岁片近三十年的历史可知,过去贺岁片等同于喜剧片。贺岁片这一概念最早由香港电影引入,1981年许冠文、许冠杰编导的草根喜剧《摩登保镖》开风气之先,其后在《最佳拍档》系列、《家有喜事》系列、《富贵逼人》系列,以及周星驰、成龙、周润发等明星的推动下,成为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票房吸金的重要类型。此后的历史你我皆知:1995年成龙的《红番区》被引进,内地院线第一次出现“贺岁片”一说,两年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开门红”,由此开始了贺岁片烈火烹

油的一段辉煌岁月。

贺岁片当时还是主打一个合家欢乐,其乐融融,票房多赚得盆满钵满。后来不知自何时起,渐渐开始变得不好笑了,个中变化与电影市场的空前繁荣多有关联。在这一重要档期内,历史、动作、战争、剧情等其他类型纷纷涌入,比如2008年贺岁档尽管也有周星驰、葛优、黄渤、徐峥的身影,但《投名状》《集结号》这类影片并非为贺岁订制,只是放在那个档期上映,那时便有媒体形容,观众“一半淹没在笑声里,一半浸泡在泪水中”。欢快喜庆的贺岁基调被悄然改写,当然,市场足够大,影院足够多,在节日观影的选择也越发多元,各家均能分得一杯羹。

当只有一张电影票的选择时,主流选择恐

怕又回到了起点:喜剧片。此前还有预测认为今年影片类型单一,以喜剧为多,其实这才是回归贺岁档的真意所在。中间原因毋庸赘述,其结果如你所见,《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通吃市场。这或许是今年贺岁档带来的最大启示与提醒,这样的情形,恐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延续。

也想起1946年底,美国上映了一部“贺岁片”《生活多美好》,后来每年平安夜都会重播这部电影,成为他们的《难忘今宵》。全家团聚,温暖励志,贺岁片所能提供的情绪价值,以此彰显。

长风新

媒体人

花言哨语

上映一周后,动画片《黄貔:天降财神猫》也退出了春节档。

这部动画片由白丁、关杨导演,出品人路伟以前做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所以我以为它会是那个猫历险的故事,但看着看着,觉得奇奇怪怪,和以往看的动画片完全不一样,有一点冒险,但冒险是个壳子,有一点卡通喜剧的套路,但以往套路的经验在这里也用不上。而且不知怎的,还看出一点王朔的味道,尤其是其中的对白,那种神经思辨的风格,让我想起王朔在二零零零七年,一口气出的那四本书,《我的千岁寒》《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致女儿书》和《新狂人日记》。

故事大致是这样:大闹天宫时,参与起事的黄貔,被四大天王打回猫形,性命攸关之际,财神老祖救下了他,黄貔为了报答老祖的恩情,率其五路分身下凡人间,准备在迎财神之际,给财神老祖一个惊喜。黄貔的貔貅读作pi,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猛兽,黄貔是这个创作团队制造出的新神兽,类属腾黄和貔貅的族属,腾黄是传说中的神马,而貔貅是中国传说中的五大瑞兽之一,结合了虎豹和龙的特征创造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是五个分身,是因为“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吉数,他们五个分身分别对应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仁义礼智信、宫商角徵羽、红黄绿黑白。尤其是五行,又是万物的根本,五个财神猫蕴含着“万物皆包含在财富中,亦可取用万物发财致富”。

五个分身成为剧情的重要推手。五个分身

钱眼识人

张艺谋新片《第二十条》在春节档80亿票房收官时迅猛“逆袭”,不但成为日票房冠军,也占据了最多的排片,它选择的现实主义题材或许是回到工位的上班族所需要的“药方”,从晕乎缥缈的都市童话、旷野传奇中沉下来去面对鸡零狗碎的日常碾磨。《第二十条》是目前所有贺岁片中最接地气的,也是与最大多数观众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分享公义。这部电影在主旋律命题作文与导演自我表达、贺岁档喜剧内需与严肃题材突破,合家欢情绪与个体真实情绪宣泄中摇摆晃晃中寻找到大家都能看得过去,也看得到的平衡点。

片中有三个有光彩的女性角色,李茂娟、吕玲玲以及郝秀萍。扮演者马丽和高叶就不多说了,她们在片中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观众对她们最美好的印象,温暖、爽利。而扮演郝秀萍的赵丽颖这次给我的惊喜是最大的,可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作为终极神仙的财神

各有去向,一个变成了网络时代的财富领路人,戴着财富大佬会戴的眼镜,在台上讲元宇宙、福报、量子纠缠、创业、财富,并且抛出各种关于财富和创业的言论,另一个落到了龙宫精神病院,接受龙宫精神病专家的咨询和治疗,却又惦记着要去米兰和伦敦街头看鸽子,到阿勒泰去看日出。人生要经历的种种形态,种种可能,以及种种折磨,和种种幻灭,都在这五个分身身上。而五个分身和黄貔,以及胡姬姐妹花,还时不时组成乐队,唱出人生的种种问题,和自己的种种感悟。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片子会让我想起王朔《我的千岁寒》的重要原因,黄貔和分身的种种思虑,以及他们的经历,乃至最后的解决之道,都有佛教的意蕴在其中。再一看制片人和制作公司的作品,还有“西藏三部曲”(《冈仁波齐》《喜马拉雅》《皮绳上的魂》),以及“黄河三部曲”(《第三极》《大河唱》)。

是非常可贵的探索,也是非常有趣的尝试。它的尝试首先在形式上。财神猫被具象化为一只黄猫,和分身一起下凡,种植摇钱树,这个形式有丰富的可能,既具备了“千面英雄”这样一个基本的故事框架,也有中国特色。其次是对白。我们对动画片的对白,有约定俗成的想象,但《黄貔》里的对白,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动画片对白的想象,六个财神猫和两个生肖官,还有胡姬姐妹花,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以天马行空的语言,五彩斑斓的意象,讽世喻事,剖析世情,寻找人生真谛。五个分身组成乐队后,所唱的歌词则是诗化的对白,和对白有

相近的意味。它有点像古希腊的戏剧形式,有主演,也有歌队,有对白,也有歌唱,主演和歌队之间也有互动。

既然是动画片,美术是其中最关键一环,是让人从庸常的形象和色彩中跳出去,进入一个异想世界的关键。《黄貔》的美术设计非常别致,以敦煌壁画和宋画的色彩、形象为背景,而神猫们的形象,却又是3D动画的标准形象,两者混搭,却并不违和,甚至产生一种奇妙的效果。中国绘画的背景,去掉了3D形象通常会有油滑、俗气的气息,而3D形象,又和中式风格互相映衬。

当然,整个故事最大的出发点,则是为了在新年给国人送祝福。中国人的祝福里,最实在也最认真的,就是财富的增加。在无数的动荡之途,无数的波尖浪谷,在无数大事降临的前夜,中国人遥望前方,心事万千,最后选择了财富的增长作为一种祝福。

《黄貔》选择了这种愿望作为故事的起动力,对这个愿望有剖析、自省,也有调侃,但也有理解。既然所有的麻烦都和钱有关,那么解决钱的问题就成了终极问题,故事的最后,黄貔升天成仙,他的五个化身,不论是五行还是五个方向,都合而为一,最后的画面里,黄貔成仙,端坐中间,“万法归宗百鸟朝凤”,所有一切,都获得了平安和圆满。

韩松落

作家

赵丽颖拉满了弓

以说从这个角色开始,她证明了自己在大银幕的潜力。

郝秀萍这个角色是很容易演成工具人的,因为本身就已经自带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情节,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加上聋哑人的身份,常规操作泪流眼,或者动作激烈一些就过去了,在群戏里是能交差的。但是赵丽颖显然并不满足于“交作业”,她给的更多。如果说角色被侮辱的画面让人不适,还有一些因为妆造的缘故。那么真正展示赵丽颖表现力的戏份,就是在地跑到工地去寻找可能证明丈夫无辜的证人那场戏,如何从求人下跪再到绝望跳楼,这里面的情绪是密密麻麻的,惊涛骇浪的。她求人,不仅仅要“卖可怜”,更要打牌,要让大勇想起来,王永强对他平日里不薄,乡土文化里人情之上,郝秀萍就是要让他意识到如果这一次再龟缩,就是不仁不义。她被村霸们围堵,差一点被软磨硬泡劝说签下和解书,她流下眼泪滴在纸上,是心疼丈夫和女儿,但也有一丝轻松,这件地狱级难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日子是不是可以重启了。当吕玲玲叫停,得知女儿被人绑走,她陷入疯狂的绝望,跑到工地楼顶,企图用自己的生命让村霸没有任何筹码,这里面的情绪就更复杂了,赵丽颖的眼神

是在绝望、恨意和坚强中快速切换,可以感受到很多信息。她求死,也是求生的决绝,是一个农村女性千百年来本能的被动式抗争,她就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让村霸从此背上罪责,而不敢再为难自己的女儿,与此同时也要让法律和执法者惭愧内疚。事实证明,郝秀萍的跳楼让不少村民被唤醒正义感,主动检举村霸恶行。

赵丽颖为什么接得住并且完成度如此高?一方面当然是她足够努力,为了塑造这个角色,相当长时间里就是不说话,跟人交流打手语;而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张艺谋慧眼,赵丽颖的气质与最黄金时代的“谋女郎”有精神气质的一脉相承,就是坚韧不服的“地母气质”,当郝秀萍极其清瘦的身板朝着工地跑去,我忍不住想到了烧高粱地的“我奶奶”,穿着大红袄子在山坡上飞奔的“我母亲”,动作的激烈与内心的笃定共同拉满一张弓。现在的赵丽颖距离在大银幕上独当一面,已经蓄势待发,她最需要的外在条件是没有兑过工业糖水的“真角色”,这才是她发力的靶心。

钱德勒

媒体人

早闻狄声

《烟火人家》的中国式母女

大概是在2008年,豆瓣有个热门小组“父母皆祸害”,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凑在一起,分享各自被父母控制的过往。其中,带有强烈控制的母女关系更是被吐槽最多的内容——妈妈为何要控制我?为何我越来越像妈妈?……许多追问,至今想来都叫人唏嘘。于是,看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烟火人家》,突然有一种新鲜感:既成母女,要怎么一起过下去?

乍看之下,这部由徐帆、马思纯领衔主演的作品很容易被误解为那种吵吵嚷嚷的传统家庭剧。然而,故事却意外地呈现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来自女性的代际疗愈力量:雷厉风行的大家闺秀乔海云,有强势决断的一面,亦会时常从女儿们的生活中反省自我;孟明玮、孟菟青、孟以安三姐妹性格各异,有暗自较劲的一面,也有守望相助的温暖;而更年轻一代的表妹李衣锦、陶姝娜也在彼此对照和相处中共同成长……故事里没有完美的母亲和女儿,却不断给出她们的反思和探索,用细腻的镜像对比解读她们的困境从何而来,又要如何面对。

剧中最先出圈的一组角色是徐帆扮演的母亲孟明玮与马思纯扮演的女儿李衣锦,她们也堪称中国式母女的代表。因为跛足与不幸婚姻带来的伤痛,孟明玮对女儿有着事无巨细的控制。她看不上女儿临近三十却工作一般、对象神秘,但凡相处便少不了窥探、挑剔、干预与抱怨。女儿稍有反抗,她就给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

但在处理这组极具真实感和戏剧性的人物关系时,《烟火人家》不是简单地渲染和控诉母亲的“祸害”,而是巧妙书写了女儿与母亲隐隐约约的共通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为两人最终的理解埋下了合理的伏笔——不必直接给出大团圆,而是扎扎实实让人物解决问题。毕竟,逃离只是一种无奈之选,并不是最好的解法。真正的疗愈,不仅仅在于喊出“你是你,我是我”,而是真正懂得,你曾是我,我曾是你;现在,我是我,你也能成为你自己。

同样,在刻画另一对堪称“神仙搭档”的母女孟菟青和陶姝娜时,《烟火人家》的写法也很扎实。母亲包容和开明的爱,成就了自信散漫的女儿;当母亲婚姻的真相被揭开,女儿才对婚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思考。这种视角在同类作品里是稀缺的,更是可贵的,它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追求“完美”关系也可能演变成伤害,真实做自己、真诚理解对方,才可能拥有更健康的相处。

这大概就是欣赏《烟火人家》的地方,有个体的柔软与坚强,也有彼此的守望与成就。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母女,她们最终在学习爱自己的过程中,真正学会了爱对方。

李原秋

媒体人